

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爲寧國府知府與學育才除
民所疾苦柳兼并創戶帖嚴戶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爲
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
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藉其數以上漕
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奪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
將以某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聞爭輸種及期廩皆實而
弊亦盡革有盜四十八以劫麥舟獄當成濬視其詞曰此
息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艇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
劫爲此乃獨生爲首者一人餘滅滅論淮風采凝峻乘行
清介訟者至是言立斷爲人所長服其爲治務寬厚崇禮
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行洪武四年滿告歸首召至
京未命卒

知縣錢公 事 孝成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歷知
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木蒙民宿吏素爲民患苦者捕
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瓊題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旌別
勸率政務清謹不任刑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
以兵殲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
會赦免本中勵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
以誥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保



之得復官民間本中且復來空闕井迎拜如見父母未幾
以疾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爲負土營墓云

知府况公

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書薦

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壁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
爲不辦事者諸吏抱案贖環立請判鐘左右頗問吏吏所
欲行止輒聽而詣弊寔悉議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
判趙忱疎慢侮不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
弟及僚屬畢來云有物未言今宜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
自今問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

曰吾聞郡人多武斷頗管善良吾不能如閩羅老子自剖
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
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
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
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辯鐘命引出擇有臂力者
四人擲一斧空中顧殺之不滅鐘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
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殺之必滅不滅若鼠輩滅矣於
是立擲殺大人尸諸衙乃盡罷屬吏出食墨者五人庸懦
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
掃剔諸宿蠹置通關勅合簿防欺詐痛絕衛卒之爲暴橫



者而稱體始尊，薄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
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咸禁大行，積
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鍾爲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
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書收糧法，建濟慶舍，置綱運簿，
防運夫侵盜，置節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
甚不難。大抵鍾爲治，專裁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杖屨
藝皆獲收，故史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
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飽趙清獻，七縣重
迎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強禦，嘗上奏與建按御史爭
，知見儀弗憚，然度量靡如也。與學禮士，蓋人至于今誦之，
以爲廉潔之標。一塵不滓，採履之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
京光祿寺卿，爵能陝西朝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
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
，歸家嘗借僚職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
由，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
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死鐘
者，殆士人高等，何以資格拘也。

知府劉公

事

景陵

景陵

景陵

公名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陳才
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實意自得之，竟爲



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擇直節。紳有聲。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悉爲修葺。郵義門。合費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爲疏乞免其役。擢顯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見他人書不合。已急。輒大笑。聲微開。陸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彙示。實懼南雄知府。未數月中。貴使氣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駭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掩勅。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任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租黍飯。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獲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輒盈于然。燈起書。爲人清強。甘心貧窶。彭文憲稱其躬過人之操。屢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得。不沮。蓋實錄也。

知縣丁公 亭 茂度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采編修儲。李主事詳爲先容。既至。寧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采



長責民道過倍，役滿之積，廉得其情，追其參焚之由，是權
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人
主之，月朔，追闕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
示耻，民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廬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
講解，冀變化其惰習，春秋，初事往，率極精潔，肅然將事，如
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
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俱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
下五六千，積苦意節者，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
甲首納均平錢，畢，自率田，勉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
長官顧似丁，明而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
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責也，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
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
民相與，吊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
年當甲首，丁父歿，吾何以衛生，其得民如此。

知府徐公 專 廉股 宋良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湖薦，正德辛未，登進士，俊
才穎發，與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職容，務持大體，人樂
其寬，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股谷饑，襄民嗷嗷待死，
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解植
嘉穀，成爲之陳，厥疆畝，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



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假職名盛貨帛以
進幸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陟夏官郎去民思之肯學爲生
祠夏卿孫白巖公雅知咸會武宗南遷咸凡事豫戒備
無不周白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推守襄陽
爲政一以平易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躬
率父老恪修零祀愆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感衆禍巨測
咸計磔渠魁會從不問悉解散其牧養一如牧汚故襄人
戴之猶汚人也粵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於登績傳章太
史內方以餘姚孫行華字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懿政
予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忘者祖之罷歸日事編纂有國

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東濱三稿平生天性孝友宅心
坦夷侍奉直公昂及太宜人王蒙處飲食省事必躬官至
二千石田宅不修常祿之美悉畀仲兄師奉怡二親不制
其出入無毫髮留爲儲儲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
日落寒暑製衣及食溫涼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衰
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關曰餘春每遇勝日邀
伯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携榼植菘芥于禪屏竹徑觴咏陶
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八

主事唐公 傳 宋 設

唐偃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爲高第弟子說說勵名檢平生



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裘夜不解衣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美豆菽茅以居令禾豐知山東武定州嘗得訟倪益弟務掩人並取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爲禾豐健訟起於雖刀銳利與麻修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爲陳務本畜用同恤相保之義俗尙鬼有獄神祠居人奔走維男女香火無空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欲而置於財倪曰此大害也廟律之立木罍二立於庭左

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人矣倪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乎州矣有議欲滑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沒民脂膏填巨壑皆得寢章聖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民聞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倪曰以年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諸內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宜言低張不辦者或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故進

民甄瑞爲改容民居近 孝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獄
莫爲直辯白可寃得未減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役咸
守以爲法益宰二邑三入觀乘一馬以一馬負器以一牒
馭馬而已時霍尚書輟爲南宗伯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爲
之語曰禮部霍爾天有日上元程端月無雲蓋以故也歷
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地方也端勤恤其隱無窮薄
心屏私偶去煩苛寬推市公聽斷惡暴橫清弊傳詩供億
加意節損省浮費十五六月屢決疑獄張淫祠建社學有難
卒妄奏辨其誣誣反坐之黎民使貧弱者公施四十年未
決所還之戍伍有三十年未支糧者多方給與卹苗飯案
將與私通者痛鋤禁槍其首夷疆不敢犯官九年轉陝西
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端竭力振釐至不下堂五日夜
稽侵地復徵軍簿嚴丁馬除補疾作政事去轡入官四十
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子忠烈
祠毀妖廟以其址葬野成者其折獄不務苛訊要以理屈
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歸訟者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
去必有頌聲或勸恩于碑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
無餘貲自奉儉節既屬疾猶倡建宗祠定祭儀增墓田修
諸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兒子
又舉其牛鬻之作維自障爲詩有風雨半間樓蓋紀實云



知府徐公

事 永豐

徐公九經初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
處服坐一荷輿延見諸候人詢徇無所詰難諸候人出相
語輿中人談長者第吾邑得無其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
吏出空際而用印內囊中九經檢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
首曰爲一某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誦也九經曰吾不治
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寮佐毋得擅覈訟及需賦
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慙恐於法不敢有所
舞每受訟謀必命其人與親識借往從和處其不卽和處
者而論使之心服聞一秩之數不逾十毋煩置獄然至於

武斷并兼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村受役預爲期過期
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督責之終不遺一隸卒下鄉落隸
卒列庭下如水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久之蓋
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頒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額而
役者必以便卽田叟村稚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
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筭者得上下其手悉張之
者盡一於圖以示各賦區邑故有賒賦米四百石羨其欺
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爲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
之黠豪起輕而資重不相當又矣九經已嘗得其槩要諸
豪誼之神而俾劑之既定爲關使括各以分去毋假色居

恒謂卽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註籍已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取資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葷器食不以貴重故如益有廢園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稅蔬果墾池種魚開養牧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宮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輿塵土全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淖至沒股額介相尼乃積傾役之

夷堯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詎諸藉藉歲大侵民至屑拾而食而上方祠董竹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經所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恐更驅之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恤隣古道也露民卽吾民吾何忍紆此而困彼按故蹟商引之金省於府者滿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爲經畫諸使者低其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取其直於官九經曰今流草蔽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糶者被糶者皆豪也於是從將價糶其手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



食其餼者居三日報餼者起矣。輒按舍穀餘尚多使稱力
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殺而取償於舍
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變有十七人照貨而延殺者捕
得立置之法曰是弄饑民乃風盜以仇文其惡者咸備備
相戒道不拾遺九經於華赤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
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聘課經術論經
文義值膏油之費不_少而其_亦無_亦耻者怨之_亦又方其_亦事
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汝邑庾故富有_亦席富人謀之尹
欲以席市謝曰賦長已儲之矣尹有所任益聘胥下邑索
史斯不得_亦胸面語諸庭九經與正書之尹怒曰是不有我

也他日又以承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九經報謂呂某志
蓋買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
他有所下治差者謂略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價
輒也而諸生見怒者中以黃誨中丞志甚見辭色三日父
老數千人推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
曾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眼增曰今不宜若等故且
為移之胡謬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或於此因極敬
九經教荒諸奇笑與居恒善歎且詆無_亦罪_亦諸生_亦謂_亦校_亦不自
知_亦以_亦小_亦懲_亦而_亦中_亦民_亦父_亦母_亦民_亦誓_亦不_亦與_亦俱_亦生_亦中_亦丞_亦意_亦解_亦人_亦都
以_亦謂_亦天_亦尹_亦曰_亦此_亦強_亦項_亦吏_亦奸_亦以_亦按_亦上_亦自_亦為_亦名_亦移_亦之_亦便_亦會_亦中_亦丞



人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普及公極直指使亦報命
中丞要之同刺刺倭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蔡公汝博
然曰吾故聞勾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
郎邦彥其前後爲刺語報尚書乃論論中丞於外面特留
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驛令也九經既以廉儉著聲
其下化之民有華冠傳服者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爲
具稍過費必相戒令君知之科無不可平積九載始遷工
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廷請
過舍治鵬矣何惟挽衣而泣曰公母去我度不可留其長
者曰公幸惠調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母以

謂而曹唯險與勤及忍耳險則不費勤則不難忍則不爭
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嘗肉食唯噉菜蔬蔬粟粟嘗嘗一
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
父老刻公所書業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
肖像而尸之朝夕必視焉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
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校巨也在繕部議營
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圖者都督狀上竄積甚
人謂避之便野曰何奴未滅何以家爲晚謂陸將軍不如
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圍分爲三亡何出惟判州商稅舉
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蠅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於歲



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
所分板最堅而又速役夫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校
員外郎督清源碑殿丹北者毋論勞人選官必使附碑之
將作天司空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
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振秋諸清河道故通
濟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清水溢則泥濘爲田患
尤輕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清水溢則有所通而不
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濶工成至于今賴焉時司空進
而冢宰伴臣文華代之時督大軍平乘南侵所過張甚河
渠郎遂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得一飲色而尤經第

道一介齋羅滿之云郎有事沙灣不取解也文華毀馬校
陳於地而尤經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
公稱名令文獨不能名二千石乎荅曰吾老矣安能自苦
以徵身外物陳雖於冢宰謝不之任居一載大察史冢宰
司空比而欲納之考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尤經
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以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
弄禮會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聲
尤切聽者爲縮舌族貧立義田周之立義學教之爲換田
於學以給類仰同年之婦何娶不能自贖力資之又推以
資邑娶之貧而勵節者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益衣絕臬



幕然而施予故嘗行觀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
授以牛種教之樹稼相土宜通水利而卒成獲與之分功
而耕皆成沃壤時予給事貞明長矣九經既熟謂曰吾昔
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事
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與水利雖不盡究議
者猶日望之九經既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好晚節會
閭里集子姓童子吹風雅濼洛徵章談說義理典故雍容
竟日居家又授學御史祇定旬按部旬容習其政而御之
將誤傳九經物故歌撤祠名宦再徵賚溪祠鄉賢然九經
淵無恙也何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醮迎醫於三亭祠下歲

時試問以爲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徵恙即却醫藥不辭曰
有正命在後執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
於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啓
扉而人嗚呼異已天性孝友重節義不佞然諾強直自遂
因歲失母劉安人未短失父倫庵公侃侃自樹立未大母
周孺人繼母艾安人尤孝謹屬疫病人作相榮泉二母病
幾不起家人皆避徒去獨以身周旋其間辛以俱歿為
諸生工屬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讀音聲從莊農有餘
而乞火者時估俾猶未已也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
薦至謁選未嘗違其門及夏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九經



獨使一老蒼頡侍行唯謹夏從轎車中間而得之爲感泣
故御史楊爵工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東先後以直諫下
提騎獄積月休蒙體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與中人
競遂成靴白全爲巨擘而銘之曰不懼明時無負此心以
遺節然諾有所爲自達其志而已不務爲名高故少能舉
其事者

知府盧公

字永發

羅嵩字振聲居南海劉唐鄉學者稱爲編唐先生嘉靖甲
辰由鄉舉授惠天府通判首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北缺
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災高督賑委悉需洽公衆既竭資

之弊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
奇已而滿其積廩于以勞米措番之所餘以復業者十萬
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乃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銀
免其置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後
備驛馬匹以甦衝塗嚴冒濫優免及罷稱官戶寄庄戶女
戶神廟堂醫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高仙承
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高爲築
堤開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
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折獄無細大
必爲其備有張元二者以道逃婦不反嵩躬至婦所見室



呼無厓盡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伴統村老河
間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淳備人仁其
妻妻家以爲成執之高負知隣有畫工以其妻歸以避也
計致畫工奪還之間者以爲神成晚王湧舉人彭若龍占
良人妻殺人并論成居隔者萬方拒不聽高饒文幹在事
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取則進諸生課之自辦俸以
資賞給屢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決異無不虛
往賞歸者早遊王馬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
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
之士成就興起者爲多天性發明格弊不可犯而又與有

歸于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爲斷
信一力雖貴育不能奪也卑駢行縣所至肅然一歲足積
不以頌民人目爲歷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後與觀
察高湖弄理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準令晉南刑部郎中
曲靖軍民府知府所在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至今俎
豆不絕云





2025.03.2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12/18 10:00 AM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5/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